

〔美〕艾拉·莱文

张元强 袁惠俊 译

希特勒再世之梦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希特勒再世之梦

〔美〕艾拉·莱文

张文浩 童忠绥译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九八一·杭州

希特勒再世之梦

[美]艾拉·莱文

张文浩 童忠绥译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125 字数:195,000

1981年12月第一版

198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1,500

统一书号:10221·2

定 价: 0.64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惊险动人的科学幻想小说。

二次大战后，希特勒的余党逃出国外。门格勒在南美丛林中把保存下来的希特勒血液，用“单核生殖”复制出遗传性能完全相同的九十四个小孩，并分送给欧、美九十四对夫妇领养，期望希特勒再世，复辟第三帝国。为了使这些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与影响同希特勒幼时的家庭完全相同，纳粹余党不但对领养人的条件经过严格选择，而且使孩子的父亲也都要象希特勒的父亲一样在六十五岁时死亡。这样，当这些孩子长到十四岁时，一场秘密、奇特的谋杀就开始了。然而战争罪行调查所的利贝曼觉察了这件事，纳粹余党的行动计划遭受阻碍。结果，在第一批被害人惠洛克家里，利贝曼不期与门格勒相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个用枪击伤了对方，一个放出主人家猎犬围住对方。在万分危急时刻，惠洛克的儿子——十四岁的“小希特勒”放学回来，至此，情节发展到最高潮。最后，机灵的“小希特勒”用巧妙的方法安排了他俩的命运。

本书场景广阔，结构巧妙，情节一环紧扣一环，引人入胜。

第一章

一九七四年九月的一天傍晚，一架黑白色小型双引擎飞机在圣保罗市孔戈尼亚斯机场的一条辅助跑道上徐徐降落，减缓速度，转弯向机库滑去。飞机上走下来三个男子。他们先后钻进停在机库门口的一辆高级轿车，然后向白色摩天大楼林立的圣保罗市中心驶去。大约二十分钟后，车子驶入伊皮兰加大街，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阪井饭店门口停住。饭店的外形象座庙宇。

那三个人一下车，就并肩走进这家饭店宽敞的红漆客厅。其中旁边两个穿深色西装，一个满头金发，另一个头发乌黑，都长得熊腰虎背，咄咄逼人。中间那个身材瘦削，年事稍高。他除了领带柠檬色外，一身穿着都是白色，手上也戴着白手套，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他嘴里吹着口哨，轻松愉快地向四周环视了一眼。

衣帽间身穿和服的女侍向他们鞠躬施礼。她嫣然一笑，拿过白衣人的帽子，欲待伸手去拿公文包时，白衣人却转到一边，向身穿夜礼服、笑盈盈走过来的年轻文弱的日本人自我介绍说：“我叫阿斯皮亚楚，在这里定了一间雅室。”他的葡萄牙语夹着沙沙的德国音。他看上去六十多岁，灰色的头发理成平顶，脸上嵌着一对活泼愉快的棕色眼睛，灰色的小胡子

修剪得整整齐齐。

“噢，阿斯皮亚楚先生！”年轻的日本人的葡萄牙语夹着日本腔。“你们的宴席已准备就绪。请劳驾这边走，上楼就是。你看了我们的安排准保满意。”

“我现在就很满意，”白衣人笑咪咪地说，“进城本身就令人愉快。”

“你住在乡下？”

白衣人一边跟着金发人上楼，一边点点头，叹了口气。

“不错，”他冷冷地吐了一句，“我住在乡下。”黑发人紧跟在白衣人后面，最后是日本人。“右手第一扇门就是，”日本人朝前面喊了一声。“进门前请劳驾先脱鞋。”

金发人弯腰往墙上一个八角形的洞口里窥视了一眼，然后他一手抓住门框，一只脚向后翘起，另一只手脱去鞋子。白衣人把穿着白皮鞋的一只脚向前一伸，踩在走廊的地毯上，黑发人蹲下给他解开鞋上的金扣子。金发人先把自己的鞋子放在一旁，接着打开精雕细镂的房门，走进一个淡绿色的房间。日本人脚尖轻轻一缩，很灵巧地脱下皮鞋。“这是我们最好的房间，阿斯皮亚楚先生，”他说，“很不错吧？”

“唔，确实不错。”白衣人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扶着门框，看着黑发人替他脱去第二只鞋。

“这顿帝国晚餐开七个人，要啤酒，不要米酒，饭后上白兰地和雪茄。”

金发人回到门口，他脸上有许多白色的小疤，一只耳朵还缺了耳垂。他向白衣人点点头，然后让过一边。白衣人这时比穿鞋子时矮了一截，他走进房间，后面跟着日本人。

房间里清洁凉爽，香气扑鼻。雅室呈长方形，四周墙壁

用丝绸裱糊过，地板上铺着淡绿色的榻榻米。房间中间摆着一张矮矮的黑色长方桌，长桌两边各放着三套餐具和三只竹制的坐靠，右端是一套餐具和一只坐靠，桌子底下是一个浅浅的搁脚池。房间右边靠墙放着另一张黑色小矮桌，桌面上嵌着两只电炉；对面墙上装着黑框白纸的门屏。

日本人指指中间的桌子说：“这房间七个人是够宽敞的了，敝店将派最殷勤、最漂亮的姑娘来侍候。”他得意地一笑，眉毛向上一扬。

白衣人指着门屏问：“后面是什么？”

“也是间雅室，先生。”

“今晚有人吗？”

“还没预订，但也许有人要办宴席。”

“我开这个房间。”白衣人示意金发人将门屏推开。

日本人看看金发人，又看看白衣人。“那是个六人房间，”他迟疑了一下，又补充一句，“有时供八个人用。”

“行，”白衣人走到房间一端，“我加付八个人的费用。”他弯腰察看了一下小桌上的电炉，鼓囊囊的公文包在他大腿边晃来晃去。

金发人拉开门屏，日本人赶紧过去帮忙，唯恐把门屏拉坏了。隔壁房间天花板上的灯座颜色灰暗，灯下方的桌子只有六个座位：两旁各两个，两端各一个。除此以外，其余摆设与第一个房间毫无二致。白衣人转过身刚想看房间时，只见日本人讪讪地说：“万一有人要开这房间，我就照价向你收费。”

白衣人楞了一下说：“好极了，谢谢你。”

“对不起，”黑发人对日本人说。他站在门口，深色西

服满是皱褶，黑黝黝的圆脸上汗涔涔的。“这儿有办法堵上吗？”他指着八角形的墙洞问。他讲的是巴西腔的葡萄牙语。

“那是特意为女侍开的，”日本人惴惴不安地解释，“她们可以看看是否要送下一道菜。”

“没关系，”白衣人对黑发人说，“你可以候在门外。”

“我想他也许能……”黑发人耸耸肩表示歉意。

“一切都很满意，”白衣人对日本人说，“我的客人八点钟到，然后——”

“我领他们上楼。”

“不必了，我手下人会在楼下等候的。我们吃完饭在这里开会。”

“你们可以待到早晨三点。”

“那倒不必，一个钟点就够了。现在，请你给我送杯果子露，要红色的，加冰和一块柠檬。”

“是，先生。”日本人准备走，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电灯能否亮一些，我想边等他们边看书。”

“对不起，先生，这可没有办法。”

“那就凑合着算了，谢谢你。”

“应该谢谢你，阿斯皮亚楚先生。”日本人又鞠了一躬，他向金发人略微一躬身，对黑发人几乎没打招呼，就快步走出房间。

黑发人关上门，举起手臂，手指在门框顶部象弹琴似地摸索，双手慢慢地向两边分开。

白衣人走过去，背朝墙洞站着；金发人开始检查餐桌一端的那把竹坐靠。他蹲下身子，先用力按按坐垫，把它从竹

框里拿出，放在一边，接着检查了竹框的正面和反面，然后把竹框移到坐垫旁边，对桌端周围的榻榻米摸了一遍，双手轻轻地掀掀席草，看里面是否藏有异物。

接着，他双膝跪下，把头伸进桌子下面检查搁脚池，又弯腰抬头眯起一只蓝眼睛把餐桌底板仔仔细细察看了一番。最后钻出身子，把一切都摆回原位，自己恭恭敬敬地站在坐靠后面。

白衣人走过来，解开上衣，把公文包放在地板上，然后坐下，伸个懒腰，翘起一条腿，金发人连忙弯腰扶正坐靠的位置。

“谢谢。”白衣人用德语说。

“岂敢。”金发人也用德语回答。他走过去背朝墙洞站着。

白衣人脱下一只手套，满意地看了看面前的餐桌。黑人高举双臂，缓缓地移动着身子，手指不断地摸索着与隔壁房间相连的门楣的顶部。

有人在轻轻敲门，金发人走到门口，黑人放下手臂，转过身子。金发人在门旁听了听，然后打开门。一个身穿粉红色和服的女侍走了进来。她低着头，手上托着一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只玻璃杯。她穿着白袜子的双脚走在榻榻米上瑟瑟作响。

“啊！”白衣人高兴地嚷道，同时把两只手套折好。女侍走到他身旁弯下腰，从盘子里拿出餐巾、筷子。当白衣人一看她是个扁面孔时，刚才那股热情劲儿顷刻烟消云散了。

“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他强装笑颜地问道。

“鹤子，先生。”女侍把杯子放下。

“鹤子，”白衣人睁大眼睛，嘴唇一噘，朝金发人和黑发人瞧了瞧，似乎对这一重大的新发现深表惊讶。

女侍放下饮料，站直身子，向后退去。

“鹤子，客人未到之前，别进来打扰我。”

“是，先生。”她转身用碎步匆匆走出房间。

金发人关好门，仍回到原位站着。黑发人又回身去检查门楣的顶部。

“鹤子——”白衣人说着把公文包往身边拉了拉，用德语说：“假使她也称得上漂亮，那么不漂亮的该是怎样一副尊容啊！”

金发人扑哧一声笑了。

白衣人用手指一按，公文包上的锁“啪”地打开。他拉开公文包，把折好的白手套塞进包里，翻了翻里面的文件和一刀马尼拉信封，从中抽出一本薄薄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放在桌上，扫视了一眼封页，又从上衣口袋里取出褪了色的旧眼镜盒，抽出一副黑边眼镜戴上，然后把镜盒放回口袋，手指沾沾稀疏的短髭。他的双手小巧玲珑，干干净净，呈粉红色，依然带有韶华之年的丰腴。随后他从上衣里袋中取出一只金烟盒，烟盒上刻着一长串手写体的题词。

黑发人检查了墙壁，又检查地板、小桌子和其他坐靠。随后移开餐桌中间的一副餐具，摊开手帕，踩上去用螺丝刀旋开天花板上镀铬的电灯底座。

白衣人读着《柳叶刀》杂志，不时喝一口果露，吸一口香烟。杂志的内容时而使他惊诧不已。读着读着，他有一次竟用英语大声喊道：“完全错了，先生！”

*

*

*

所有客人全都在四分钟内先后到达了。第一个客人七点五十七分到，最后一人八点零一分到。当每个客人穿过客厅，走到那个穿夜礼服的日本人面前时，年轻的日本人总是彬彬有礼地指点他去找站在楼梯边的金发人。客人们同金发人密谈几句后即被带到楼上。黑发人站在门边给他们指明放鞋子的地方。

六个衣冠楚楚的商人，五十五六岁的年纪，日耳曼人的外表，皮肤白皙，脚穿短袜，相互客气地点头致意，然后向白衣人弯了弯腰，用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先后作了自我介绍。

“博士，我是乔治·雷莫斯。”

“啊，我的朋友，你哥哥曾是我的得力助手。对不起，我只好坐着，陷在这儿动弹不了啦。这位是伊格纳西奥·卡雷拉斯，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这位是何塞·德·利马，从里约热内卢来的；乔治·雷莫斯是本市圣保罗来的。”

其中两位客人是老朋友，相见之后十分兴奋。“我在圣地亚哥，你一直呆在哪儿呀？”“在里约热内卢。”另一个人脚跟“卡嚓”一声，行了个不象样的军礼，自我介绍说：“我是安东尼奥·帕茨，阿雷格里港来的。”

大家在餐桌边弯腰坐下，互相哼哼哈哈地对这种不尴不尬的场面开几句玩笑。每个人把公文包或文件夹紧放身边，各自抖开餐巾，向一个躬身站着的窈窕女侍报酒名。扁面孔的鹤子把绞好的热气腾腾的毛巾送给每个人，白衣人和客人满意地揩揩嘴巴，擦擦手。

显然，毛巾把他们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也给一块儿揩

掉了。大家讲起了德语，互相交换了各自的德国名字。

“啊，我认识你，你曾在施坦格尔手下服过役，对吗？在特雷布林卡？”

“你说的是法恩巴赫？我老婆也姓法恩巴赫，她家在法兰克福附近的朗根。”

酒送来了，一碟碟令人食欲大振的珍馐佳肴——虾儿、肉圆子等。白衣人做了个请用筷子的手势。

“我的天啊，还是来把叉吧！”

“不不，”白衣人对一个年轻窈窕的女侍说：“让他学，他应该学会使用筷子。”

那女侍的名字叫森。另一位女侍穿着素色和服，正在把碟子和带盖的饭钵递给小桌旁的鹤子，她面颊绯红地朝着白衣人说：“我叫芳子，先生。”

客人们边吃边喝，同时高声谈论着秘鲁的大地震和美国的新任总统福特。

清汤、菜肴，源源上桌；热炒、冷盘，应有尽有；茶也给沏好了。

客人们谈论着世界上的石油形势，估计西方可能减少对以色列的同情。

又送来了炒肉片、龙虾块、日本啤酒。

客人们开始议论日本女人。清瘦的克莱斯特，他的一只眼睛是玻璃制的假眼，转动不大自如，讲了个朋友在东京一家妓院倒霉的故事，妙趣横生。随后他们扯到钓鱼，以及五花八门的烹鱼术。白衣人还要求森嫁给他，森笑着推说自己有丈夫和两个孩子了。

过一会，客人们从吱吱嘎嘎的坐靠上站起来，伸臂舒

腿，轻轻拍拍肚子。有几个人，包括白衣人在内，到走廊上去找厕所；室内的其他人则议论着白衣人，说他魅力过人，精神矍铄，而且对一个六十三四岁的人来说，又显得多么年轻。

第一批人回来了，其他人接着去上厕所。

桌子被抹得乌光锃亮，放上了酒杯、烟灰缸和一盒带玻璃套管的雪茄。森提着一瓶白兰地，躬着身子忙着往每个酒杯斟酒；鹤子和芳子在小桌旁为了收拾桌子的事轻声争执了几句。

“姑娘们，出去！”白衣人回到座位上说，“我们想私下谈谈。”

鹤子向芳子轻嘘一声。她走过白衣人身旁时向他道了声歉：“我们待会儿收拾桌子。”森给最后一只酒杯斟了酒后，把酒瓶放在餐桌空着的一端，匆匆向门口走去。这时，其他客人都陆续回来了。

黑发人朝房间内看看，清点人数，随后关上门。墙上洞口被外面穿深灰色西装的人给挡住了。

客人们各自就座，个个面部严肃，刚才开玩笑的神情已一扫而光，依次传递着一盒雪茄烟。

白衣人从金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关上盒子看了看，接着把烟盒递给右边的法恩巴赫。法恩巴赫摇了摇头表示谢绝，但他立即意识到不是请他抽烟，而是要他看一看烟盒上的题词。他接过烟盒移开一段距离，以便老花眼瞧个清楚，待他看清其中文字时，他的一双碧眼不禁瞪得圆圆的。

“呵！”他读着，皱褶的厚嘴唇不觉倒吸了口气。他激动地对白衣人笑着说：“太妙了，这烟盒胜过一枚勋章！我可以



——”他示意是否可以把烟盒传给旁边的克莱斯特瞧瞧。

白衣人颌首微笑，转身向左边伸给他的打火机点着香烟，在烟雾缭绕中也着眼睛打开身边的公文包。“妙极了！”克莱斯特说，“施维默尔，你瞧瞧。”这时，白衣人把公文包里的一叠文件拿出来放在桌上。他把酒杯移到旁边，香烟搁在白烟灰缸的凹槽上，一面看着依然年轻漂亮的施维默尔把烟盒传给对面的蒙特，一面从上衣口袋里摸出眼镜盒，取出眼镜，对啧啧称羡的施维默尔和蒙特微微一笑，顺手把眼镜盒插回口袋，打开眼镜戴上。蒙特激动得吹了一声口哨，低沉悠长。白衣人夹起香烟，颇为得意地吸了一口，又搁回到烟灰缸上。他摆正面前的那叠文件，看了看最上面的一份，伸手去拿白兰地。“啧啧，啧啧！”——传来特朗斯泰纳的声音。白衣人啜着白兰地，手指翻到最下面的一份文件。

烟盒从满头银发的黑森手里传了回来，黑森憔悴的脸上，一对蓝眼睛闪出光芒，“我的上帝！三十年啦！见到他的手笔，就使人想起过去的光荣！”

“是的，”白衣人兴奋异常，“我一直为此深感骄傲。”他把烟盒放到那叠文件旁边，又把酒杯移到一旁，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朋友们，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他搔了搔理成平顶的灰发，拉低鼻梁上的眼镜，扫视了大家一眼。客人们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房间里鸦雀无声，只有空调器在嗡嗡作响。

“你们都知道面临的任务，”白衣人说，“你们也知道这是一项长期任务，现在我来谈谈细节。”他低头看着那叠文件，“在今后的两年半时间内，九十四个人必须在规定

的日子里先后死亡。其中西德十六人、瑞典十四人、英国十三人、美国十二人、挪威十人、奥地利九人、荷兰八人、丹麦和加拿大各六人，总计九十四人。第一个人的死期定在今年十月十六日左右，最后一人的死期是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左右，先后两年半时间。”

他的身子向后一靠，眼睛望着大家。“这些人为什么非死不可呢？他们为什么必须在特定的一天或其前后几天死去呢？”他摇了摇头继续说，“现在说破未免为时过早，以后再告诉你们。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奉告诸位，他们的死亡是我们这项行动计划的最后一步。为了完成这项行动，本人及本组织的领袖们已献身多年，殚尽全力，耗费巨资。这是本组织历来所从事的最重要的一项行动。其实，‘重要’一词又何足以表达其重要性的万分之一？雅利安民族的希望和命运就在此一举。朋友们，我说这句话是毫不夸张的。铁的事实是：如果这项行动成功，雅利安人的命运——有朝一日雄踞于斯拉夫人、闪米特人、黑人和黄种人之上，重新占主宰地位——就可能实现；如果这项行动失败，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因此，‘重要’一词不足以表达。或许可用‘神圣’二字。对，‘神圣’二字的含义更为接近。所以，你们参与的行动是一项神圣的行动。”

他重新夹起香烟，弹去烟灰，把剩下的半截小心翼翼地叼到嘴巴上。

在场的人惊惧交加，面面相觑。他们提醒自己赶快抽烟，喝酒，一面虔诚诚恐地瞧着白衣人；白衣人把烟蒂在烟灰缸上捻灭，也瞧着大家。

“你们离开巴西时将使用新身份证，”他说着拍拍身边

的公文包，“一应俱全，全是真货，毫无伪造。两年半内你们都将有充足的资金——钻石。”他笑了笑，“你们夹带钻石，我担心过海关时可得受点儿罪了。”

大家不禁哑然失笑，耸耸肩。

“你们每人负责一两个国家，每人干掉十三到十八个人；也许有几个人已经自然死亡。他们都六十五岁了，五十二岁时身体都很健康，没有患病的早期迹象，因此，死去的不会太多。”

“他们都六十五岁？”黑森问，感到莫名其妙。

“差不多，”白衣人回答说，“也就是说，死期降临那天，他们差不多六十五岁，有的可能小一两岁，有的大一两岁。”他把刚才念过国名和人数的一张纸放在旁边，又拿起另外十来份材料。“这些地址虽然都是六一年和六二年登记的，但今天要找到这些人并不困难。他们有家眷，生活安定，大多数人可能仍住在原地方；而且，差不多全是公务员——税务员、小学校长等等，都是些位卑职微的人。”

“他们都是这类人吗？”施维默尔问。

白衣人点点头。

黑森说：“这是一批非常相似的人。他们是另一个组织的成员，在跟我们作对，是吗？”

“不，他们既不互相认识，也不认识我们。”白衣人说。

“他们该退休了吧？”克莱斯特问，“他们不是六十五岁了吗？”他的那只玻璃眼睛此刻不知盯着何方。

“不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退休了，”白衣人表示同意，“如果他们搬了家，肯定会想到留下通讯地址的。施